

No. 5  
新社會之

# 哲學的基礎

★

K. KORSCH 著

彭嘉生 譯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 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

德國 Karl Korsch 著

彭 嘉 生 譯

上 海

南 強 書 局 版

1929

# 內容目次

## 1. 哲學史上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哲學的見解及資產階級哲學家底見解——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補充者——資產階級哲學史家之狹量——“哲學在思惟中把握時代”。

## 2. 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進化階段

馬克思昂格斯想將哲學一般與伏赫變——哲學與國家論的併行關係——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三

大進化期——第一期——第二期——俗惡的馬克思主義——第三期——哲學問題的復活。

### 3. 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哲學

俗惡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態度——馬克思昂格斯底態度——辯證法的唯物論——經濟主義的錯誤——意識形態的實在性。

### 4. 理論鬭爭底意義

社會的意識形態與觀念形態——在全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中的經濟學批判之地位——黑格爾的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結論。

# 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

(註 一)

“我們非組織從黑格爾辯證法之系統的且唯物論的見地所引導的研究不可”

伊里幾(一九二二)

(註一)這篇論文是大著“關於唯物的辯證法之  
問題的歷史的論理的研究”的最初的一節。

——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理論地同樣實際地，是不是包含重要的意義？這樣的主張，在資產階級學者間固然沒有看到，就是在馬克思主義者間也差不多一直到最近還找不着。哲學的教授們不過將馬克思主義看做在十九世紀哲學史全體中的極粗略的“黑格爾學派的分裂”這一章的附帶的一節。雖然動機完全不一樣，馬克思主義者也一般地不以他們理論底“哲學的方面”為重要。可是，馬克思昂格斯自身已經不只一次用非

常誇耀的口吻指出了德意志的勞動者運動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中承繼了德意志的古典哲學這個歷史的事實。(註二)但是雖然是這樣，他們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本來就形成一種“哲學”。不，他們以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底任務是在在形式上同樣在內容上，終極地把一切的哲學一般克服及“奧伏赫變”，不只是從來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唯心哲學。這樣的克服和奧伏赫變，照馬克思昂格斯的本來的見解，成立在那點？是否是應該成立？這樣的問題雖然有詳細說明的必要，暫把牠留在後面。現在我們只須指出後世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以為在這些問題中可以成為問題的都沒有存在這個歷史的事實。最能表示他們處理哲學問題的方法之特質的是昂格斯關於費爾巴哈對於黑格爾哲學的態度所說的話。他說費爾巴哈將黑格爾哲學“隨便地對付了”。後世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裝做很能遵從馬克思昂格斯所指示的道路，實際上也同費爾巴哈一樣，不但是黑格爾的哲學，將一切的哲學都隨便地處理着。



譬如梅林 (Frauz Mehing) 說：“始祖 (馬克思昂格斯) 的不滅的業績底前提是對於一切哲學這個頭腦的織物的訣別”，我自己也承認這個訣別。可以說是比誰都更深邃地研究了馬克思昂格斯底哲學的發端這個人底這句話是肯切地表現了普及於第二國際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 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間的對於“哲學”問題的同盟罷工。本來不是狹義的哲學，而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認識批判的或方法論的一般基礎的這樣的問題之研究，在當時的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看來，至多不過是時間與勞力的浪費。

(註二) 這是昂格斯著的“費爾巴哈與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的有名的結句。又馬克思昂格斯的生涯中一切時期的著作差不多全部都說着同樣意思的話。

所以在當時 資產階級的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科學間的差異在一切的方面都非常顯著，可是在一點上，這兩極端的科學間成立了表面上的一致。即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以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

獨自的哲學的內容，於是各自辯護其立場，且妄自以爲這樣就攻擊了馬克思主義。反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同樣地以爲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與哲學沒有任何關係，於是也各自辯護其立場，且妄信以爲這樣就擁護了馬克思主義。而最後又從同一的理論的根本見地發生了第三種的傾向。這是從那個全時代看來都是唯一的比較深入地研究了社會主義之哲學的方面的一派。即是“哲學化了的”社會主義者底種種的亞流。他們以爲用普遍的文化哲學觀，或康德，狄慈根（Dietzgen），馬哈（Mach）及其他的哲學來“完成”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是他們的任務。他們以爲馬克思主義的體系，若從哲學的方面看來，當非補充不可。所以他們大言着映到他們眼裏的馬克思主義獨自地看來尚缺少哲學的內容。（註三）

（註三）他們以爲這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缺陷，而不認爲是從哲學進化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特徵。這樣，在資產階級的科學與無產階級的科學間的論爭上，根本地還是站在資

產階級的見地，而且只是從這個立場所導來的必然的結論却又極力地想逃避。但是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戰爭及危機的結果，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以上的逃避已經成為不可能，於是在這裏：這個哲學化了的社會主義底遊戲的一切便明白地曝露了牠現實的本性。這樣，同柏恩斯坦及柯以根這樣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及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多數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康德式的，狄慈根式的及馬哈式的）也在言論及行動上證明了他們不但是關於哲學，就在政治的理論及實踐底必然關係上都還現實地完全沒有脫離資產階級的立場。——康德式的馬克思主義無疑地是資產階級的改良的性質，所以也沒有舉例來說明的必要。馬哈式的馬克思主義使牠的尊奉者必然地進行的路程（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在進行着），關於這點，一九〇八年伊里幾在他的經驗批判論的論戰中已經明白地說明了。狄慈根式的馬克思主義也經歷前者一樣的路

程而且多少已接近了這個目標，這事在他的兒子狄慈根的小冊子（一九二三年）中明白地證明了。

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的這樣純然否定的見解——我們已經敘述了資產階級學者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間的表面上的一致——是起因於他們兩方面都沒有深刻地完全地把握了歷史的和論理的事實。這事在現在是很容易指摘出來。但是使他們到達這樣的結論的條件，兩方面都各自非常不同，所以我們想把牠個別地來研究。因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兩者的動機是非常不同，而支配他們的一聯的原因在一個重要的地方是一致。即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資產階級學者們的中間，黑格爾完全被忘却了，同時，在黑格爾時代為哲學與科學全體底活生生的原理的那個哲學與實在性，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之“辯證法的”考察也全然消形滅跡了。完全與這個一樣，他方面，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完全忘却了辯證法的原理之本來的意義。——使四十年代的兩個青年黑格爾派

程，而且多馬克思和昂格斯充分意識地背叛黑格爾而從“德意志唯心哲學”轉變到歷史的社會的進化之“唯物的”解釋的那個辯證法的原理。

我們先來簡單地說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歷史家漸次與哲學思想史之辯證法的解釋離開，而結果不能適切地把握和究明十九世紀哲學思想底全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獨自的本質及其意義的理由。

人們或者會說，他們之所以輕視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有許多明白的原因，因而我們沒有從辯證法的忘却來說明（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他們的態度。而實際上，關於馬克思主義受了繼母的虐待這事——因而同樣地，像施特勞斯（Strauss），包埃爾（Bruno Bauer）及費爾巴哈這樣的資產階級的“無神論者”或“唯物論者”所早嘗過的虐待——我們便不可看過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哲學史的敘述中，一個意識的階級本能演了一定的腳色這個明顯的事實。但是，通常一個階級底哲學的代表與他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

馬克思在他比較詳細地將這關係敘述了的‘布魯墨爾十八日’中所說的一樣，整個的階級從牠“物質的基礎”創造及構成“獨特的諸種感情，想像，思惟方法及人生觀等底全“上部構造”。而該階級的哲學這個東西，爲與“物質的經濟的基礎”特別地遠離的部分，在內容的要素上，結局又在形式的要素上，是屬於所謂“爲階級所規定的”上部構造。所以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形態完全無理解這事，如果真實地想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論地，因而科學地”來理解，則只是直接地，從牠的“現世的核心”（階級意識，終局地”橫互其背後的經濟關係）來說明是不能滿足的。不，這種完全沒前提地，主觀地想究明“純粹”真理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或歷史家爲什麼必然地不得不將馬克思主義所包藏的哲學之本質看過？又爲什麼不得不將牠來曲解？我們有使得我們理會這些理由的媒介一個一個詳細地指摘的必要。而這些媒介中最重要的是下列的事實。即，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的哲學總體，尤其是哲學史爲歷

史的社會的情狀所逼促而放棄了黑格爾哲學及辯證法的方法，回到了完全不能將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樣的事象“哲學地”處理這樣的哲學的及哲學史的研究方法。

資產階級的著述家間通常盛行的關於十九世紀哲學史的解釋是發生了一個鴻溝，這個鴻溝不是完全沒有渡過的方法，便是人工地技巧地硬架上一重橋。這些歷史家們將哲學思想的發展完全觀念論地而且是用完全靠不住的辯證法的方法看做純粹“理念史的道程”，可是我們完全不懂他們如何找出下列事實的合理的說明。這個事實是：黑格爾哲學在三十年代是非常旺盛，以致縱使是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如叔本華，黑爾巴爾特）也不能脫出其強大的思想的影響，可是一到了五十年代，已經在德國找不出一個牠的遵奉者，後來不久便一般地不能理解了。實際上大多數的人並不想將這事實來解釋，而只是滿足於下列的馬馬虎虎的見解，即：即在內容上非常有意義，在形式上也對於今日的概念過於太高的水平線上的一切

論爭——黑格爾死後，他的學派的種種傾向間（右派，中間派的傾向，尤其是施特勞斯，包威爾，費爾巴哈，馬克思及昂格斯等的左派傾向）的長期的論爭——這樣的論爭，他們把牠放在“黑格爾學派的分裂”這個乾燥無味純然否定的概念下而記入於年代史中，且哲學運動的一個新時期——與任何既存的傾向似乎都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要從七十年代的“復歸到康德”（Helmholtz, Zeller, Liefmann, Lange）開始，便將這個新時期視為這個時期的終結而記載。

儘管着這種哲學史的三大狹量中，已經有兩個為現在還多少立脚於純粹“理念史的立場”的批判的修正所解放。即現代兩三個比較更深刻的哲學史家，特別是狄爾泰（Dilthey）及其學徒，的確是顯著地擴大了通俗的哲學史敘述之偏狹的眼界。但是第三個狹量已經不是從純粹理念史的立場所能克服的性質。因而在資產階級的哲學史上原則上還沒有克服。

十九世紀後半期資產階級哲學史底這樣三個



狹量中，第一個可以叫做“高蹈哲學的”狹量。即哲學的觀念論者們完全看過了一個哲學的理念的內容不僅在種種哲學裏，同樣地在實證科學及社會的實踐中也能存續這個事實。第二個狹量特別對於前世紀後半期的德意志哲學教授們是典型的，而這是一種“地方的”狹量。即善良的德意志人沒視了在德意志國境外也有“哲學家”存在，因而在德意志數十年前已經就說是死滅了的黑格爾的體系，這時候在其餘的幾個國裏，不只是唯物的內容，就是體系和方法也不絕地在起作用，善良的德意志人完全看過了這個事實。妨害了哲學的眼界的這兩個狹量在哲學的發展之最近數十年間原則地已經克服了。反之，哲學的認識底第三個狹量因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哲學史家一般地是不能克服的。因為要這樣，“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哲學史家們就有放棄形成他們哲學的科學總體之最本質的 Apriori 的那個資產階級的立場的必要。十九世紀的哲學發展底外觀上好像是純粹“觀念史的”過程，可是在最本質的內容上，這個過程一定要與資